

在芝加哥

■ 鍾清貞

到 現在，還有點兒不相信自己已經念完書回國，覺得彷彿是經歷了一場美夢成真的美好。自1997年6月13日到2000年7月9日的三年期間，我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學習 Prosthodontics（鑲復義齒專科），在一年級泡圖書館（打報告）二年級睡 Lab（做Cases），三年級抱電腦（寫論文）中超級充實的渡過；撇開專業的學習不談，在這裏分享一些生活上的體會及學習。

阿拉伯公主？

在還沒有開學前，就聽說我的班上只有兩個人，一個來自台灣，就是我，另一位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心想她一定很有錢，家裏也許有個油井喔！她可能是公主呢？！後來才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派了許多優秀的學生出來念書，並且全額支付學費。Lulwa（我同學的名字）雖非公主，卻屬於社會階級的上層階級，但是這並不表示她的家庭很有錢，因為階級是遺傳下來的。

Lulwa的英文非常好，一年級上免疫課時，我還在掙扎不懂老師在說什麼

時，她卻可以舉手發問。由於班上只有兩個人，剛開始，總有潛意識的競爭味道，慢慢地時間久了，發現唯有彼此幫助打氣，才能在龐大的功課壓力下生存，尤其後來西北大學決定要關閉牙醫學院，而我及Lulwa竟成了「末代皇后」，更是相依為命。念Prosthetics的日子，大部分是白天看病人或上課，晚上就要做技工，或是上圖書館查資料，我們常常在傍晚時跑去學校附近一家好吃的義大利冰淇淋店，吐吐苦水，那一小段時間是寶貴的忙裏偷閒時間，要不然很難撐到晚上。

由於伊斯蘭教背景，她總是有許多該遵守的事，譬如在一年一度的齋戒月，不可以太陽下山前喝水或吃東西，不可以單獨和異性相處，結果有一回，我成了大電燈炮，陪她和她的男的朋友上圖書館查資料。雖然有不同的信仰，往往在做一些很重要的Lab步驟，如鑄造或焊接，我就提議禱告，求神保佑成功，然後她就禱告她的阿拉，我就向上帝祈求。

除了Lulwa外，有一位來自哥斯大黎加的美女Rossie是猶太人，是在Perio Program，到如今，我們也常常通e-mail。我特別感恩，能夠因為接觸到不同的人來自不同的文化及信仰，開闊了我的眼界，也學習到更大的包容。

The Best Pal-Pao (寶瑜)

異鄉的生活是非常需要朋友互相照應的。寶瑜在這三年間，就常常是那一位伸出援手的好姊妹。記得一年級因為剛去，氣候不能適應，再加上繁重的功課壓力常常感冒頭痛；有一回在宿舍內，真是難過，很想放棄回家，她及另外一位教會朋友竟然出現在我宿舍門口，拎著水果來看我，真的是粉感動。到了二年級語言及功課的壓力較能掌握，我去教會的次數及時間較多，她總是開著超齡的小車車，到處聯絡載送沒有車子的學生去教會或是去郊區較便宜的墨西哥人開的店買菜。偶而體會到大家異鄉遊子的心情，就一起去中國城打牙祭。美國是很大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開車30分鐘算是很近，所以可想見她在服務別人上付上許多時間及金錢代價。而她自己也是博士班的學生，別人可能都花時間在寫自己的論文、做實驗，但是她只要做得到，就算是下大雪，也是非常熱心去幫助需要的人。舉凡搬家、考駕照、接機或是探望生病的學生或學生家人，大家知道她的熱心及

愛心，總是找她，而她也為了大家聯絡方便，去配了一隻在學生眼中列為奢侈品的手機。說實在，我常常看不下去，覺得有人會濫用她的善良，但是她的愛心讓許多遊子在異鄉中得到恩典式的溫暖，更是我需要學習的。

寶瑜非常愛狗，她寵她的狗兒Hugo，彷彿是在照顧一位小朋友加上老朋友般；為什麼這麼說呢？譬如：在散步時，如果Hugo遇到一灘水，Hugo會愛嬌地看著她的主人，寶瑜一看到她的眼神，就忍不住抱起她來過去。下雨時，Hugo有特製的雨衣，所以即使下雨天，她也可以出去溜達，就算是下雪，寶瑜也預備了四隻毛襪給她。Hugo有特別的好奇個性，開車或散步到一個新的地方，就會非常興奮地發出聲音，非一探究竟不可。Hugo也非常了解寶瑜，特別是別人有意見有爭執時，她會依偎在寶瑜旁邊，一付非常了解善體人意的可愛模樣。也許是因為這樣，我才開始明白何以愛狗人士如此為狗癡狂，可是始終無法欣賞狗狗發出的陣陣口臭，幸好，寵物店竟然有賣一種糖果，可以幫助狗狗有清香的「口味兒」。

回到台灣，才發現最懷念從前能和寶瑜聊心事、一起禱告，深深覺得自己生命很豐富，能遇到知己是多麼幸福的事，還好現在國際電話費調降中，不至於讓我們的談心成為太奢侈的事。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在芝加哥念書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許多牙科會議是在此舉行，而且不會距離西北大學的牙醫學院太遠，甚至徒步可抵達，省了我一些飛機票及旅館費用。當然每年的Prosthodontists的年會(ACP American College of Prosthodontics)總是到不同的城市去。三年中，除了第一年沒參加外，第二年在聖地牙哥，第三年在紐約，因為我必須在Table Clinic報告的關係，就開會之餘偷空遊覽及品嚐不同城市的特色食物。其實開會最讓我興奮的是能夠認識更多的Prosthodontists的學生，能夠在開會期間交換學習心得，因為事實上，即使同在美國學習，東岸和西岸的想法也有許多差別或爭議。

每年二月在芝加哥有個非常棒的Fixed Prosthodontics meeting，所以許多人會來到芝加哥。有一年恰巧陳惠鈴學姊來訪，住在我的studio，再加上一堆華人prosthodontists學生，大部分來自台灣，有人來自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要我當做嚮導「暢遊」芝加哥。可是我平常上課總是忙著看病人，做Lab或打報告，即使美麗的Lake Michigan或是繁華的Michigan Avenue就在旁邊。也很少駐足休閒。所以知道一票人要來，連忙打電話請教會裏的「老芝加哥」，打聽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印象中最深刻是大夥兒為了要吃著名的Morton's Steak House的牛排，排隊

等了約2個多小時，快10點才吃到晚餐，我猜想，開會期間幾間著名的餐廳，在這當兒都擠滿了成群結隊的牙醫師。其實在西北大學牙醫學院附近有許多名店及著名餐廳。芝加哥以義大利菜著名，如果我會懷念這裏的食物，我想除了和Lulwa常去的冰淇淋店外，我最愛芝加哥的Pizza。其中Gino East Pizza就在學校旁邊，總是有一票人在等著要去吃。裏面很暗，感覺很亂，因為到處都被顧客用各色的筆寫滿了字，我和惠鈴學姊也想找塊空的地方，結果發現那怕連螞蟻也擺不下。

本來在申請上學校後知道要念三年，覺得三年好久，但是Time is flying，彷彿才要開始體會美國生活，就已經結束了。2001年的二月我又再次抱著「回娘家」的心情回去，光是和朋友敘舊就從早排到晚，也沒有時間去玩。生活體驗及眼界的開闊在這三年中幫助我生命中的成長，當然文憑取得是辛苦努力的報答囉！希望自己在專業的訓練及生命的歷練後，更穩、更漂亮向前邁步！



大夥兒在我的Lab照相留念！